

毛詩注疏

第二函
函十二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五八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

皆同疏

蕩入文章入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

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

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

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旻皆云刺幽王大

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

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

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入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爲

下之愍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爲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

傷傷其盡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

廢之也

廢

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

可則象之甚。之辟必亦反注同沈云毛音婢益反

疾病人矣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

上帝其命多辟

疾病人矣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

多邪辟不由舊章。辟匹亦反本又作僻注

天生烝民

其命匪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謀誠也箋云烝眾

生此眾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

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烝之承反譴市林反鮮

息淺反注同道疏蕩蕩至有終。正義曰穆公傷厲王無

音導本亦作導疏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

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爲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

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

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

也元本天之生此眾民其使人君爲政化之命以教導之非

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

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

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故變言託耳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揔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辟君釋詁文。箋蕩蕩至之甚。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爲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爲說也。箋疾病至舊章。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祀先王所行舊法也。傳謹誠。正義曰釋詁文。箋烝烝衆至惡俗。正義曰烝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

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爲盡然之辭鮮克爲少有之稱文不

文王曰咨咨

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

服

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

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禦魚目反掊蒲侯反聚斂也徐又甫垢反

好呼報反朝直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云厲王施倨慢也箋

遙反下朝廷同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滔他刀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嫚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

疏

文王至是力。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嘆之故穆公假爲之辭以責厲王

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爲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掊好勝之人

會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乎既責其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爲惡言比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人壞所以傷之也。傳咨嗟至政事。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爲嗟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捨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搭搭卽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箋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綏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已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句四言會是其義爲一故箋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會者謂何會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興是力責

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酒爲慢也。箋厲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爲德，施行爲化，內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爲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不遘，流言以對寇攘，式

內。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

用善人，反任彊禦，眾慙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侯作侯祝

靡屈靡究。作祝，詛也。屈，極窮也。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作側慮，反注同本。疏。文王至靡究。毛以爲文王曰：咨咨或作詛，祝周救反。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

人，何爲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彊禦，眾慙爲惡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爲姦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

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爲是詛，維爲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

人於朝，以祝詛求言，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爲異言，此彊禦眾慙爲惡之人作此流言，謗毀賢者若王

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爲宜則而爲汝矣類善釋詁文式用釋言文眾懟爲惡者懟謂很戾戾非一人故言眾也此彊禦眾懟之人不但很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眾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爲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揔名故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屆極究窮皆釋言文。箋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爲維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乖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屆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爲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然

于中國斂怨以爲德

魚然猶彭亨也箋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

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魚白交反。然火交反。亨許庚反。逞勅領反。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

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無陪貳也無卿士也。

疏

文王至無卿。正義曰言文王

陪本又作培蒲回反

徒彭亨然白矜莊以爲氣健在於中國斂聚此志意不逞好

作怨之人以爲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光

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

王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

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魚然至用之。

正義曰魚然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

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故知斂怨以爲

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爲有德而任用之羣不逞襄

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

至卿士。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

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

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

從卿士之列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

從式

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湎於

顯反飲酒齊色曰湎韓詩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

式呼俾晝作夜

使晝爲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過沈湎

相勸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譽起連反號戶刀

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譁或一本作或號

或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俾後皆疏文王至作夜。正

同耽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爲于僞反義曰上言任非其

人此言其共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爲

耽荒如是天不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同

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既已愆過

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

用是謹呼使晝日作夜不當視事此所以大壞。箋天不至

行之。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顏色湎

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湎爲同色也湎者人

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

德將無醉是涵然而醉者人自爲之非天爲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

如蟪如沸如羹

蜩蟪也蟪蟪也羹云飲酒號呼之聲如

之方熟。蜩音條蟪音唐沸方味反蟪市延反字林云蜩蜩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

俗呼爲胡蟪江南謂之蜩蜩或名之蜩蜩郭云

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

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

內哭于中國覃及鬼方

哭

附近之近又如字注同

也不醉而怒曰哭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快於惡雖有

不醉猶好怒也。哭皮器反舊音備覃徒南反快市制反又

時設反說文云疏汝殷商汝君臣飲酒其號呼如蜩之聲

習也好呼報反如蟪之鳴言其謹諱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熱

言其噂沓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哭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慟

之此異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
化之廣也。鄭唯小大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
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傳蜩
蟬蟪蛄。正義曰釋蟲云蜩蛄蟬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
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蛄楚地謂之蟪蛄楚辭
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蟪一名蛄。蛄字林蛄或作
蟪也。青徐人謂之蟪蛄然則蟪蛄亦蟬之別名耳。箋飲酒
至方熟。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蜩蛄多聲之蟲故知號呼
之聲如蜩蛄也。沸無食名故知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
欲熟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比笑語。礼有燕笑語兮但不得
沓沓無節耳。傳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
爲上由爲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行
。箋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之
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
於遠故易傳以爲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
人勸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爲文之次也
。傳興怒至遠方。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興蜃以流河曲
則興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爲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
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時不醉
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旣言飲酒無節卽又責其

異怒也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應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

之所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

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箋云莫

可案用也。扈音戶

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

疏

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

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

至滅亡者非爲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

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

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

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肯聽

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紂爲

戒自改悔乎。箋老成至案用。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卽

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
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
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爽之文從上言之盡臣
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箋朝
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爲揔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
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
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

顛什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蹶貌撥

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
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反撥蒲末反什蒲北反
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露
見王如字言可見蹶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

遠在夏后之世

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

者何以不用爲戒

疏

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王曰咨咨
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

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往前夏后之世言桀爲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爲鑒改脩德教故也○傳顛仆至根貌○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枝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箋揭蹶至皆死○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爲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爲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領反

疏

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

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而言之○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

前世之惡冀爲未然之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辟其人已
逝卽當杜口雨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旣出居政不由已
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
爲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爲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
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
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
無出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
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
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目誦是詩而不離
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抑抑密也隅廉也
靡哲不愚國有道

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
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
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
肖然。詰本又作哲亦作慙陟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智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職主
戾罪

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
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疏

抑抑至斯戾。
正義曰此時厲